

MINATO SHUKAWA

朱川湊人 著 丁丁虫 译

本日 优惠日



优惠日

朱川湊人



IT'S SERVICE DAY
MINATO KAWA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本日优惠日 / (日) 朱川湊人著; 丁丁虫译. --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3.7

ISBN 978-7-5329-4208-4

I. ①本… II. ①朱… ②丁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29047 号

图字 15-2013-129

HONJITSU, SERVICE DAY by Minato Shukawa

Copyright © 2009 by Minato Shukawa

All rights reserved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.,Ltd.,Tokyo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obunsha Co.,Ltd.,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Taipei

本日优惠日

(日) 朱川湊人 著 丁丁虫 译

主管部门	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	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	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	250002
网 址	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	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148×210 毫米 32 开
印 张	6.25 插页 / 4
字 数	140 千字
版 次	2013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29-4208-4
定 价	25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日
优惠
日

本日优惠日

1

东京幸福俱乐部

85

青空怪谈

119

气势入门

163

蓝色
■
边

181

本日
优惠日

由东京地铁某站的 A6 出口来到地面,紧挨右手边有一间荞麦面馆。

外面看起来倒是很不错,可惜里头的店员一个个都挂着脸。菜单里也就是荞麦面、油炸虾什么的,随便哪家荞麦面馆都有的东西,味道也是马马虎虎。另外付钱可以加炸肉饼、炸什锦之类的东西,也和别家店一样。唔,反正你就把它想成那种但凡写字楼下面都会有的小面馆就行了。

我基本上每天早上都在这家面馆里吃早饭。

其实在家吃饭也可以,不过对于上班要花两个半小时的远距离上班族来说,有那个时间吃饭,还不如多在床上赖一会儿。而且更重要的是,早高峰电车这种玩意儿,就是五味杂陈的封闭空间,吃饱了饭再被塞进这种罐头里,实在是活受罪。

所以,我从来都是在 A6 出口的荞麦面馆吃早饭——这家店每天都是优惠日。店门旁边天天竖着一条黄色布幡,上面用朱笔写着“本日优惠日”几个字。重点在于这家店的优惠可是货真价实,给人一种经济复苏的蓬勃朝气,让我很是喜欢。

不过说是优惠,其实也不算什么不得了的好处,只是免费送一个鸡蛋,生的熟的都行……话虽如此,好歹也是便宜了差不多五十块日元,对于一分钱都想掰着花的上班族来说,是个很让人高兴的事儿。

今天早上我也来到这家面馆。

在入口处的自动贩卖机买了“素汤面”的票,递给店员。挂着脸的厨师小哥连眼皮都不抬,问:

“鸡蛋怎么弄?”

“煮蛋。”

小哥以粗暴的动作搞出一碗素汤面(在那汤面中感受不到半点爱意),连着面碗递出一个放了煮鸡蛋的小杯子。如果点的是生鸡蛋,小哥会直接敲开打进面碗里,不过我实在吃不惯生鸡蛋,一向都是要煮蛋。

每天早上这家店都很拥挤,看起来这种万年优惠很受欢迎。

狭窄的柜台前面,若干西装男站成一排齐声吸面的景象壮观无比,不禁让人心生感慨:哪怕沧海桑田、海枯石烂,这帮兄弟对工作的玩命态度还是不会变啊。

我当然也是混在里面吸面的一个。

严格说来,我也并非从来未曾感到过寂寞。天天这么埋头吸面,等一抬头的时候,已经四十三岁了——真是一回首已百年身啊!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才意识到自己每天都过得一成不变呢?

二十多岁的时候,我每天都还过着很快乐的生活,充满了激情。如今只会成天惹人腻烦的妻子,在那时候也曾非常可爱。孩子那时候也很小,整天喊着“爸爸、爸爸”,跟在我的屁股后面,简直让人头疼——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充满爱情与亲情的家,我才可以每天斗志昂扬,在职场燃烧我的热情之火。

虽然现在也不是说对“秃子”这种词有多敏感,不过当年,我头顶上的头发浓密无比,根本不用像现在一样把周围的头发拼命往中间撻。那时的头发真是下狠手去揪都揪不掉,还能在背地里偷偷笑话朋友中头发越来越少的同龄人。可是到了今天……哎,我也就不说了吧。

回想起来,自从三十多岁的时候有了自己的房子以来,我的人生就好像变得异常无聊了。

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发售的N市的房子,对于当时的我来说,价格有点超出我的偿还能力。一旦买了这样的房子,以后的人生就要做房奴了……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,但禁不住老婆的强烈愿望,最终还是点了头。而且我也想让孩子们都能拥有自己的房间。我那时候认为,能够为了家人努力奋斗,乃是身为男性的莫大荣光。

当然,现在回头去看,后悔也无济于事——只是当激情散去,看见那圈光环原来很是黯淡的时候,不禁有些惊诧罢了。

为了赶八点四十五分的上班时间,每天六点之前就要出门。

为了节省公交车费,每天骑十五分钟自行车去电车站,然后再从那边开始坐两个半小时的电车。其实晚二十分钟出门倒也可以,前

提是要有足够的干劲能把自己塞进真能挤死人的特快电车里,可惜如今的我实在没那股力气。要是不能在相对宽松的普通电车里看些旧杂志、二手书什么的放松大脑,自己早晚会疯掉的。

这样的生活过上五六年,就会变得毫无精气——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吧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,老婆噗噗地肥起来,孩子嗖嗖地窜上去,我的头发则是噌噌地少下去。

虽然不大愿意说出口,但确实没什么好事。当然,年复一年多少也有点起伏变化,但基本上都是波澜不惊的生活。哎哟不对,身体倒是一天比一天老了,右肩也塌下去了。

(没什么好事啊。)

有时候还会一个人自言自语,只不过再怎么嘀咕也没什么用,甚至不值一晒。每天都只是昨天的延长而已。

吃过面,出店门,看手表。八点二十分——走得再快到公司也要十分钟,我赶紧拔腿动身。

一成不变的一天又开始了啊……我的心中暗想。

但是,我想错了。

人生在世,没人知道什么地方挖好了坑等着人去跳。正因为只有掉下去了才会知道,所以才叫陷阱吧。

那是我刚刚收到部下山口的业务报告,正在和他争论不休的时候。

“就是说……照这个下代的话,神田产业的文件夹订单,肯定要被别家公司抢走。他们最近好像经常和西山的业务员小林碰面。”

“既然知道这个消息,你也应该多去啊……经常走访客户乃是销售人员的基本职责。这一点没做好,还谈不到下代如何如何吧?”

“所以说啊，就算走访客户，要是不带些礼物什么的，也很难做啊。”

这段对话翻译成一般人也能懂的意思就是——山口说，“要是不降价，客户就去找别家买东西了”；我说，“既然别家的业务员都去了，你也该每天去客户那边露个面”；山口则反击说，“没有好处给人家，去了也是白去”。

“好了山口，业务员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把东西卖出高价。要是降价的话，谁都能卖了。”

身为营业三课课长的我，用手指咚咚敲着桌子说。我这话是从自己以前的上司那儿原封不动照搬过来的，管他什么意思。

“这样说来，请课长也和我一起去神田产业吧。如果目前的下代一分钱都不让，就请课长直接向客户说。”

一起去见客户——我最怕这种话。

站在所谓课长的立场上，虽然不得不对全课负责，但同时也希望必须承担的责任越小越好……这一点乃是人类的本能。

就目前的情况而言，只要鞭策山口一个人多跑客户就行了。但如果我也去了，并且最终没能搞定的话，那就没有任何借口了。换句话说，一旦我出面，所有事情就都成了我的责任。

避开此事方为上策——这么做也许有点狡猾，但在职场里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，此种程度的保身之术，任谁都会多少学上一点吧。

如此看来，那种地方还是躲远一点为妙——就在我正要结束对话，打发山口回去的时候，桌子上的电话响了。内线的灯在闪烁。

“鹤鹤崎。哪位？”

“我是冈岛。能过来一下吗？”

冈岛是营业副部长。听到他声音的时候，我的背后莫名其妙闪

过一道寒意。

不知道为什么。硬要说的话,也许是弱小动物特有的第六感吧,感觉好像他要和我说什么不好的话。

(是要说销售额的事吗……)

最近我的营业三课成绩下降得很厉害。也许该做好被狠批一顿的心理准备了。

顺便说一句,我所在的公司是所谓的综合商社,通过多种渠道销售各种商品。从国产电器到日用品、文具、食品、进口啤酒等等,我虽然身为公司员工,但也不得不承认公司实在没什么节操。当然,各个部门有着复杂的分支,与此相应的也有很多员工。我的营业三课主要是处理文具的部门。

“不好意思,工作的时候打扰你。”

来到冈岛的座位,他透过银丝边眼镜瞥了我一眼,说。

他对我之所以这么客气,实际上是因为我是比他早两年的前辈。简单说来,就是他的升职速度超过了我。不过,我一直觉得那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实际上他确实很有才,工作能力也很强,而且毕业的大学也比我好了不止一级。

“去会议室吧。”

我们出了营业部的房间,来到隔壁的会议室。会议室里只有三张排成缺口形状的长条桌,是个很无趣的房间。

“找你有什么事,心里有数吗?”

本来,除了设在厕所旁边的吸烟处之外,其他地方都是禁烟的,但刚一进会议室,冈岛便从口袋里掏出小小的便携烟灰缸,点起了一支烟。

“是销售额的事吗?”

我把最先想到的事情小心翼翼地说了出来。

“唔，和这个也有关系吧……不过还要稍微具体一点。”

冈岛从手上拿着的半透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纸，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，快速地转了个方向。那份文件的标题是这样的——“早期退职希望者待遇说明”。

我情不自禁地抬头望向冈岛。

“详细内容全都写在这里面了，等下请仔细看看。”

“这是什么……企业重组？”

“唔，是啊。”

“请、请等一下。突然和我说这个……”

就像整个大脑都在发热一样，刹那间我感到一股没来由的热度。眼前一片发白，仿佛曝光过度的照片。

“我强调一下，这绝不是强迫。”

看见我慌慌张张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双手像是在空中乱抓的模样（别问我为什么摆出这种姿势，问了我也答不上来），冈岛补充说：“不过，如果你愿意在六月底之前退职的话，会有各种优惠待遇。”

文件当中用粗大的黑体字写着的那些优惠内容立刻跃入我的眼帘——**退职金100%**等等。

“我个人认为，条件绝对不错。”

冈岛是一种完美的“事不关己”的语气。

别开玩笑……这句话差点脱口而出，但在喉咙口挂住了，没说出来。

“总之，你先考虑考虑吧。不过有一点还是要再强调一下，不管怎么说，这绝对不是强迫。鹤鹤崎先生如果不想退职，也没关系。”

说完这一句，冈岛把香烟掐灭在便携烟灰缸里。这不是刚刚只

吸了一半吗——我的人生大事,就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决定了吗?

“好了,我先走了。”

冈岛把我丢在会议室里,一个人先出去了,似乎是要给我充分的时间回味这一冲击。

(这算什么事啊……)

我一边扫视面前的文件一边想。

公司的做事风格我清楚得很。这次的劝告还是客气的。如果不肯乖乖就范,接下来肯定会被调去看仓库,或是去做现场的配送工。薪水当然也会随之减少。公司就这样把人送去身心俱疲的岗位,然后坐等员工自己受不了而主动提出辞职。到了那时候,眼下开列的退职金当然也就别指望了。

要问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,是因为我已经看到过好几个前辈落得这样的下场。只不过有此遭遇的那些人并没有什么反抗的意思,自己的工作确实也做得不行,应该算是比较特殊的例子——说起来,公司也是越来越养不起闲人了。

(现在可不是为公司担心的时候吧。)

我伸手拿起文件,仔细阅读。

如果冷静分析损益,还是遵从这个忠告为善。可是,不管什么人,也不会这么简单地改变想法吧。自从大学毕业以来,我一直都在这家公司打拼,不会遇上这种事的吧……心中的这份纠结,怎么都挥之不去。

(畜生,为什么是我?)

要说销售业绩不好,比我差的人还有不少吧——如此这般无济于事的辩白,在头脑中若隐若现。

那一天，我加班加得比平时都晚，然后才回家。

本来是打算一直干到过了午夜十二点的时候，晚归晚，还是想要展示自己很有干劲的一面，不过电车可不遂人愿。开往 N 市的电车，最后一班是八点二十六分。

到家的时候刚过十一点。我自己开了玄关的门进去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

扯开领带，进了家门，难得算是关心我，起居室的灯还亮着。要是回来的时候家里一片漆黑，那可就真的灰心丧气了。我穿过厨房进了起居室，然后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回来了。”

老婆由美子打着大大的哈欠进来了。虽然身上的睡袍没有裹紧，但那种水桶身材就算再怎么若隐若现，也完全提不起性欲啊。

“今天很晚呀。”

“拖得长了点。”

一边说一边换下西装。由美子当然没有伸手帮忙。裤子上衣全都自己挂到衣架上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处久了也就这样了。

“已经睡了？比平时早嘛。”

“明天幸治郎踢足球。是我当班。”

长子幸治郎读小学五年级，加入了本地足球队，一周好几次早间练习，好像每次都必须家属陪同。理由我是完全不明白，不过既然决定了我也没办法……每次由美子都这么嘟囔。

“凉子也睡了吗？”

“这个啊……可能还醒着吧。”

姐姐凉子已经是中学生了，最近一直窝在二楼的房间里，好像成天在玩电脑。她不但自己很少出房间，有人过去的时候还很厌烦，所以尽可能不去招惹她。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总觉得她连眼神都变得很凶，从来没有这么难对付过。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也许都是这样吧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先睡了。晚饭自己热热吧。”

哎呀，是已经睡了吧……我想挖苦一句，不过转念一想她能爬起来露个脸也算不错了。我也想说说公司的那件事儿，不过好像也用不着非赶在今天说，也就随她去了。而且比起说这个，今天夜里还有更想做的事。

“啊，对了，睡觉之前帮我**把壁橱里的东西拿出来。**”

我叫住正要去卧室的由美子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哎，我搜集的录像带啊……以前收在壁橱里的吧。”

从学生时代开始，我就很喜欢看电影，孜孜不倦地购买、搜集各种录像带。在当时，录像带还是价格很高的东西**(基本上一盘一万块以上)**，对于手头并不宽裕的我而言，能买得起的只有租碟店里淘汰的东西。全都放过了几百回，画质奇差无比，但即便如此，能把喜欢的电影收在身边，也是非常开心。水果箱大小的纸板箱，我搜集了三箱左右。

可以说，那是我废寝忘食搜集而来的独一无二的宝物——但是，由美子轻描淡写地说，

“啊，那个呀……那个放到院子里的库房去了。”

“哎，院子里？”

我的脑袋“嗡”的一声。